

○伊犁

从那拉提到北京

那拉提,意为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”,地处天山腹地,伊犁河谷东端,去过的人都说它壮观、绝美且辽阔,素有“伊犁草原王者”之美誉,曾被《中国国家地理》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。央视春晚一曲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更让那拉提闻名遐迩。

我第一次来到那拉提,大概是数年前的“五一”假期。景区规划总面积 1848 平方公里(比



肩 1997 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深圳市)的那拉提草原,格外寂寥,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新疆之大。讲解员对我们说,那拉提不仅面积广阔,历史也很悠久,连名字都充满了故事感,相传成吉思汗率军西征,队伍一路行至伊犁河谷东端外围,风雪交加、人困马乏,但翻过一道山岭后却是春意盎然、繁花似锦、芳草萋萋、无边原野,刹那间,云层散开,阳光普照,士兵们不由地大叫“那拉提(太阳升起)!”那拉提!草原名字由此而来。

“下车了,朋友,亚克西!”讲解员刻意为之的普通话,幽默地把我

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顺着人群下车后,彼时,我才发现,自己已站在天成台的观景区,一侧顺着山势遥望远处的雪莲谷冰川,一侧沿着潺潺山泉回看远处苍茫的草原,蓝天在上,白云片片,牛羊星星点点,哈萨克毡房散落在茫茫的天地之间,一切好似流动又静止的油画。好多人在一旁说,“这不就是电脑屏幕吗?”

那天,我在那拉提草原的天成台,见到了一位与我儿子年龄相仿的 7 岁哈萨克族男孩阿依扎提。他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,“你是游客吗?抱一下我的小羊,可以拍照。”我蹲下身,轻轻地抱起他,笑着对他说,“我是新伊犁人,来到伊犁工作”。他问我,“什么是新伊犁人?”我说,“就是喜欢伊犁,把心

留在伊犁的人。”他似懂非懂地看看我,懵懂地笑着问我,“你还会来那拉提吗?你要是有好看的糖画或者烟盒,可以带给我吗?最好有天安门”。我说,“好啊!”

未承想,再见面已是一年后。那天恰逢周六,我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告别哈萨克族朋友叶尔江后,特意绕了一截路去看他,想着碰碰运气在不在家。刚刚走到毡房前,我就遇见了他。还未等我开口,他便说,“我认识你,说好给我带天安门卡片的!”我们一行人都十分惊讶地笑了,我从口袋里掏出印有天安门的卡片,交给了他并问道,“为什么一定要天安门的卡片?”阿依扎提说,“天安门在首都北京,我们老师从北京来的,他说好好学

习,长大了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”。说实话,那一刻,我鼻子一酸又身心为之一震,圆伊犁的孩子们去北京的梦想在我们一行人的心中发芽了。

从 2024 年暑假开始,青苗筑梦公益计划邀请伊犁各民族孩子们去北京,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。来自伊犁霍城县的维吾尔族小朋友麦合丽娅激动地说:“我穿的是维吾尔族的艾德莱斯,因为我很激动,所以我要穿家乡的衣服来看升国旗。今天我来到天安门看升旗仪式,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。让我们一起守护这面五星红旗吧,让她永远飘扬在世界的东方”。

从历史到现实,从一个人的梦想到一群人的努力,观照当下,这一切无比充满意义。



骆治伟 曾于 2023 年参加援疆工作,出版诗集《山水万重》,公益作词《巩留的冬季》《霍城的月光》《天地西极》等 20 多首新疆原创文旅歌曲。

○河内

火车道咖啡馆

“火车过来的一瞬间,你要紧紧贴墙而立,收起长长的自拍杆。”只要给顾客呈上咖啡,老板娘都会神情严肃地叮嘱一遍:“火车过来前 5 分钟我会吹哨子,大家听到哨音,千万别在铁轨上



玩自拍了。”

位于河内的火车道咖啡馆一条街,街道很窄,穿街而过的是弯弯曲曲的铁轨,铁轨两侧的老房子都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,如今开满了咖啡馆和出售简餐的小店,铁轨到两侧店铺的距离,宽处不过三米,窄处只有一米多,多数时候还放满了户外桌椅。我和朋友找的咖啡馆,是住户自营的,装修简单,离铁轨特别近。咖啡馆的外墙上,张贴了火车时刻表。一天中,从早上的 6:45 到晚上的 7:50,共有 9 趟火车路过这里,离我们最近的一趟,大约在下午 3 点半钟。

来了河内,当然要体验一下越南特有的滴漏咖啡,每杯约卖人民币 15 元。老板娘拿出一个不锈钢的小滴漏壶,预热后直接架在已注入炼乳的咖啡杯上,老板

娘在壶中舀入深烘焙的罗布斯塔咖啡粉,又在壶中注入少量热水,盖上盖子,进行 40 秒的焖蒸,再把热水加满,用配套的小压板,挤压一下壶中的咖啡粉,排出其中的空气,加速其漏出。大约过了 7 分钟,在玻璃杯中,咖啡液与炼乳已经形成了奇妙的分层,搅拌它,又香又浓的热咖啡就做好了。

火车道咖啡馆中,还会卖盐咖啡、椰子咖啡和鸡蛋咖啡等充满热带气息的品种。多数咖啡馆是不卖点心的,但游走在铁轨边缘的黝黑小贩,会沿途兜售“越南甜甜圈”,吃上去就像油炸糍粑,外层洒满雪白的糖粉。

就在我和朋友品着咖啡、吃着“甜甜圈”时,忽然,老板娘吹起了哨子,一条街上的游客与服务

员纷纷地行动起来,户外的迷你桌椅被抬到贴近店铺墙壁的地方,一些占地面积较大的长条桌,扳动桌腿上的机关,桌腿就会向一面放倒,桌面贴地,这样桌子就不必抬进店铺暂避火车了。随后,贴墙而立的游客们纷纷举起了手机。

火车来了,满载乘客的内燃机车贴脸飞驰,车轮与钢轨的摩擦声,声声震耳,桌上没有喝完的咖啡剧烈地摇动起来。火车擦过离我鼻尖不到一尺的地方,钢铁巨龙带起的气流,让我脸颊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,鼻孔也不由自主地紧闭。站在旁边的美国大叔,紧张得瞪大眼睛。刚才,他冒险将手机靠在枕木的中央,希望能拍下火车疾驶而过时,车轮压顶的场景。

火车驶离,放倒的桌子立刻支了起来,小方桌再次抬到了贴

近铁轨的地方,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神色松弛,热烈交谈,出售斗笠、拖鞋、芒果、椰子酥的小贩,依旧从从容容挎着大篮子,在铁轨边做着小生意。

据说,河内市政府曾试图将火车道改线。但后来,政府相关部门听取沿途商家的意见,才发现这独特的景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人,为了等火车,拍火车,有些游客甚至会在河内逗留 3 天以上,每天来到这里喝咖啡,对住宿、餐饮的拉动不可小觑,因此,这条既跑客车又跑货车的火车线路,被有意识地保留了下来。而两边商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,与游客一同努力,共创一种美妙的“生意潮汐”:火车驶去不过五分钟,这条街上无忧无虑享受生活的秩序已经恢复了。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 7 部小说及散文。

○冰岛

荒原上的一池温柔

车窗外是无穷无尽的黑,黑的火山岩,黑的砂砾,黑的房子,还有黑的天,要下雨了。雨点起先只零星落下,慢慢地大了起来,打在车窗上“啪啪”作响。

车子在小雨中颠簸,大约半小时后,一抹乳蓝色忽然撞进视野:白烟贴着水面,薄薄的,懒懒的,有时被风扯成缕缕丝絮,悬在蓝的上空,像宝石里养着一团雾,又像天空漏了一角,坠入凡



尘,几乎要从灰黑的熔岩原上溢出来,却又在触地的刹那,凝固在灰黑的熔岩原之间。

大家忙着冲上二楼更衣室,没一会儿,便齐聚蓝湖了。

小外孙女扑通一声便跳进水里,其他人却不敢贸然,小心试探着,一步一步往水中走,即便如此,同行的老程还是不小心滑了一跤,幸得旁边外国小伙们的帮助才站起身来,可他还是呛

了两口咸水。大家终于各自坐下,将身体浸在温水里。抬眼望去,蓝湖被粗粝漆黑的火山岩环抱着,远处,低缓的山峦还残留着零星积雪,荒原上浅绿的苔藓,

顺着熔岩的沟壑蔓延。

蓝湖的水温是匀的,没有冷热交替的边界,整片水域像一间巨大的、没有穹顶的恒温房间。38℃ 的水裹住四肢,骨骼在这暖意中慢慢松开,思绪也跟着化开,飘到另一处地方——家乡汤山的温泉可不是这样的,它是直接从岩层深处渗出来的,或许不够澄澈,可那是大地最原始的脉搏,是真的温泉。

而蓝湖,不是。这水来自地下两千多米的地热系统,又通过发电厂的循环回到这片池子里,蓝湖的水每四十小时全部换新一次,干净,可控,循环往复。

据说在 1974 年,斯瓦特森基地热发电站在这片无人区建成,工程师们将冷却后的地热水排入低洼的熔岩地,水中的二氧

化硅慢慢沉淀,日积月累,竟凝成了一池世间独一份的乳蓝湖水。起初不过是废水,后来一位患皮肤病的居民偶然泡过,皮肤竟好了起来。消息在冰岛这样的小地方慢慢传开,再后来,全世界的人知道了。

虽是人工湖,可此刻,我漂浮在这片乳蓝里,倒也不觉得假。

走进湖水的那一刻,38℃ 的暖意顺着四肢蔓延上来,将外头凛冽的风,顿时隔绝在水汽之外。湖底是凹凸不平的火山岩,踩上去温润而不硌脚;手指划过水面,白色的硅泥在皮肤上留下一道痕迹,随即又融化在蓝色的水中;我好奇地敷上来自地底的白色硅泥面膜,耳边是友人轻声的交谈,笑声被水汽滤过一遍,远远近近地飘着;将脸埋进水里几秒,再抬头时,世界只剩下水

珠和硫磺的味道……那是冰岛大地最真实的体味。

出门时,雨还在下。我和小外孙女共撑一把伞,低头朝车的方向走去。路边,也有一样的湖水,乳蓝色的光在荒原上闪烁。水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,被极昼的柔光染成细碎的银纱,缓缓散开,又缓缓聚拢。远处的发电厂烟囱,在雨雾中变得模糊,像极了海市蜃楼。火山岩的褶皱从四周涌来,在接近那片蓝时骤然刹住。

这是由废水长成的奇迹,它流动着,像大地缓慢的呼吸,不发光,却叫人挪不开眼,仿佛世上所有的静,都聚在了这里,从荒凉中长出温柔。

整片旷野都是哑的,唯有那蓝,在呼吸。



高琍玲 制造业从业者,旅行、咖啡与文学爱好者。